

金石獻壽圖說

蘇瑩輝（作者為故宮博物館研究員）

弁言

先君考槃公昔年在他花甲壽慶的前六、七個月，即開始蒐集資料，從事摹拓大「壽」字之工作。初步是彙集吾家收藏的金石拓本，擇其有「壽」字者（連同上下文句）加以剪裁，然後徧訪友好中藏有「壽」字之金石拓片（或原器物）者，借來撫錄或攝影。第二步工作為就一筆草書的大「壽」字鈎勒兩三張，以便將剪裁下來的「壽」字黏貼其上（在雙鈎線的筆劃以內）。第三步是：把兩、三張鈎填好的（每張填入金或石的「壽」字略有不同）大幅壽字排列在地上，加以鳥瞰式的俯察審視，決定其去取。這一步工作所填入有「壽」字的（連同上下文）金（如鐘鼎銘文）或石類（如碑、碣、摩崖以及甌甃瓦當等）文字，所佔的面積較大，故在草書「壽」字之筆劃轉折處，往往留有或方或圓、或橫或豎的小空隙。因此，第四步工作，便是用較小的器物（如帶鈎、泉布、鉢印、鏡鑑等）之有壽字者，填補其空隙。這些繁瑣的工作，費時竟達半載有餘。

大壽字書人簡介

右壽字書石集錄乃蘇瑩輝師纂家藏文物蓋由其尊君
碩人先生筆拓而成碩翁治金石學丹徒耆宿望聲大江南北依宗初
陳希夷先生草書之輪廓選集周秦漢唐以來吉金樂石壽
字成此巨製是於壽人壽世中饒有古趣存焉 庚子年陽張彥啟謹識



一筆草書大「壽」字，出於扶搖子陳搏手筆。搏，亳州真源人，生於唐末，字圖南。五代時，居華山修道，自號扶搖子，服氣辟穀，寢處恆百餘日不起。宋太宗時，賜號希夷先生，著有《指元篇》，詳見《宋史》〈隱逸傳〉。這幅墨書大壽字，係丹徒某氏舊藏，先君僅以透明紙向物主借來鈎一輪廓後，即行歸還，余童年猶獲一觀。先君用金石文字集樞之大幅紅「壽」字，四十年前，余在臺中中央文物聯管處供職時，同仁浙川張濬之先生（克明）曾為跋文其上，今縮影於後，聊識鴻跡。

組成大壽字的金、石原器物 （拓本）概述

茲將嵌入草書大「壽」字筆道中之金、石各類器物的名稱（不知者從闕），分別簡述如次：

- 甲、金類（畧以筆道起落次序為先後）
 - 周頌簋（或頌鼎）銘文
 - 東周襄鼎銘文
 - 東周□鬲銘文（以上皆籀文）
 - 唐（或五代）「壽昌元寶」銅錢
 - 隋或唐初銅鏡（中為篆書「寶

「鑑」二字，左右列「壽山福海，玉帶金魚」八字吉語）
 銘皆陽文
 隋或唐初「龜靈鶴壽」篆文鏡
 銘，陽文
 漢元延二年（西元前十一年）
 壽成室銅鼎銘（漢篆）陰文
 東周魯王作壽母器（器名待考）
 銘，籀體，陰文
 東漢或三國時獸首銅帶鈎（銘
 文：鑄「長壽」二字，篆書
 陽文）
 東周「全壽」二字（篆文）尖
 足布
 乙、石類（畧以筆道起落次序為
 先後，此類包括甌及瓦當，
 而少數石章亦或為玉質）
 東漢「壽考富貴」甌，（篆書）
 陽文
 隋仁壽三年（西元六〇三年）
 磚，陽文
 乙酉歲（時代不明）南街洪壽
 石刻部分（陰文）
 東漢「永壽」（下文末樵出）
 磚，隸書，陽文
 近代「靈壽華館收藏金石印」
 （小篆）朱文
 近代「靈壽花館」壓根藏章（
 小篆）白文
 三國（或南北朝時）「延壽長
 相思」瓦當，篆書，陽文

漢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磚
 ，隸書，陽文
 近代金農「金氏壽門」朱文方
 印，篆書
 約漢、魏時「子孫千億皆壽萬
 年」陶器刻辭，隸書
 「福壽」二字甌（時代不明）
 ，陰文
 「福德長壽」仿漢細白文（時
 代不明）方印，篆書
 近代「鶴壽」二字朱文方印（
 似為吳缶廬奏刀），仿漢篆
 體
 「鶴壽千歲」正書四字（陽文）
 為上方「鶴壽」石印之邊
 文
 近代「石壽齋」三字白文方印
 ，似為吳讓之、趙搗叔一派
 風格中的作家（篆文）所刻
 （？）
 「鶴壽不知其紀也」為吾鄉（
 丹徒）焦山瘞鶴銘摩崖裡
 的一句（一稱「鶴壽石」），
 其書法在南朝墨蹟中亦罕見
 ，近人有專研治此銘書體者
 ，余將另文論之，茲不具述
 。童年遊焦山時，崖石下半
 截銘文若干字，已浸江水中
 ，六十餘年來，不知「鶴壽」
 無恙否？（注一）
 近人「陳鴻壽印」白文方印，

注釋

注一：梁天監十三年，華陽真逸（或說是陶弘景，一說為顧況）撰文，正書。其字或謂為王羲之書，均不可考。清末汪士鋐曾博採眾說，詳加辨證，成《瘞

鶴銘考》一卷，可參閱。

注二：先君諱潤寬，字碩人，別署信好（亦為室名）居士，亦號考槃隱者。民初，居杭州，時父執新安葉葉舟先生（銘）適編印《廣印人傳》，曾著錄先君

略仿漢篆體

近人「壽如金石佳且好兮」細朱文方印，亦近漢篆體

吳缶廬自鑄「吳俊卿信印日利長壽」九字篆書白文方印，字多異體

「延壽萬歲常與天久長」（時代不明）九字篆書瓦當，陽文

「名公侯王壽貴」（似為三國或南北朝時）甌，漢篆體，陽文

上述各類器、物銘辭及作者之時代不能確定者，往往出以「似為」、「或為」等字樣，實皆個人淺學的懷疑、猜測之詞，不足為訓也。至於對各種銘文、刻辭書法、體勢（如「籀文」、「篆書」、「仿漢篆」、「仿漢細白文」、「瘞鶴銘書法在南朝墨跡中罕見」、「吳昌碩」（缶廬）自鑄印多異體」等之稱謂，更覺主觀多於客觀，識者幸勿嗤之以鼻。

後記

先君創作大壽字金石集錦的技術層次，略見上文敘述，而於畫面的面貌，忘卻介紹，謹補苴如後：

一、大壽字（朱紅色）石印在夾宣紙上，計長四尺五寸許；濶二尺二寸許。

一、原稿係用特製之三種毛筆（

其中一種有如圓形的平面毛刷，專供乾皴用），蘸丹色（硃砂和鉛粉等）後分別乾皴與描摹。除陰文銘辭和石刻字句外，其陽文圖、文（如銅鏡、帶鈎、泉布、磚甃、瓦當等）皆用乾皴。其印面文字，則陽文為白地紅字，陰文則紅地白字。由於先君素以摹繪古器物（俗稱「博古畫」）馳名東南蘇、浙諸省，（注二）尤長於乾皴器形技法；故在此金石集錦圖上有充分的表現！

一、在先君六十雙慶前數日，即由鎮江江南印書館承印此大幅紅壽字三百餘份，分贈諸親友，稍後各方（尤其是外埠）來函索贈者不絕，好像又加印了近百份。

一、先君在原稿大「壽」字之左上方，有隸書自撰的生日詩七律二首，同時也在放「壽」字的封套上；背面朱印此詩，正面則縮印小紅「壽」字。詩中除頌壽語句外，亦簡述製作大「壽」字的經過，所惜行封套我已無存，而石印本的大壽字一幅雖帶出，但近些時才在行囊中檢出。

名氏，有「善撫繪金石拓本，兼治印」等語句。先君嘗自稱其作品為『金石傳真畫』，而京滬一帶同好，多稱為「博古畫」。按他老人家除繪事外，書法擅長北碑（近鄭文公及張猛龍），偶及篆

、隸二體。治印雖少，而收藏近代（尤其清末民初）印譜達二十餘家之多，不肖如余，雖無一藝成就，但對印學頗有興趣，可能是受自幼愛讀名家印譜之影響。